

玉蜻蜓宝卷故事梗概

苏州阊门南濠巨富申贵升，娶吏部尚书张继忠之女。申心性风流，不愿认真攻读，张氏劝解不听，夫妻不和。一日与好友沈君钦游览山塘，遇见法华庵众尼姑，为之心动。次日即私自到法华庵寻春，先与住持普禅相狎，后与尼姑志贞相恋，留庵不归，志贞劝其回家不听。

张氏因贵升失踪，责打书童文旦，迫使文旦逃亡。张氏遍寻不见丈夫，悲痛不已。她打听丈夫可能在法华庵，三次去法华庵搜寻。第一次贵升假扮玄女娘娘，第二次躲在大鼓中，第三次躲在天花板上，都躲过了搜寻。

申贵升因耽于女色，吐血卧病。尼姑不敢请医生，贵升病情沉重，此时才想到回家，普禅为自身安全，坚决不放。时志贞已怀孕，贵升临终，留下玉蜻蜓，并向志贞托十件事。贵升死后埋在志贞云房地下。

贵升死后向张氏托梦，并以打破镜子为兆。张氏让丫鬟芳兰和老仆王廷请算命的胡松年起卦，胡说申贵升已死。

不久，志贞云房产子，在汗衫上写血书，请佛婆将孩子连带汗衫、玉蜻蜓送往申家。佛婆路遇苏州知府徐国安，慌乱中扔下孩子。孩子为徐得到。徐夫妇正好老而无子，收为螟蛉，取名元宰。

十六年后，沈君钦儿子上宗正好与元宰为同窗好友，元宰随上宗到申家游玩，张氏发觉元宰酷似丈夫，认元宰为义子。

元宰中解元后，注意到自己身世有疑，被他发现汗衫、血书、玉蜻蜓，从血书中详出自己的生身父母，随后到法华庵寻访志贞，并巧妙盘问，志贞终于说出真相，元宰认母。

元宰到北京应试，考中状元，荣归苏州，拜见一父三母，合家团圆。

张氏的兄长张廷将女儿瑞珠嫁给元宰。张氏与志贞一起到庵堂修行。元宰生子申英。文旦回来，与芳兰相配。徐国安夫妇也到庵中修行。

校勘记

玉蜻蜓是近代中国江南很流行的故事，它也是苏州弹词的重要曲目，宝卷选取这一题材，是很自然的事。书中主人公申贵升的儿子元宰实有其人，就是明朝万历间大学士、苏州人申时行，但他家是否有此玉蜻蜓故事，史书无载。

本书为石印本，封面题“绘图玉蜻蜓宝卷”，扉页题“循环果报 不爽毫厘 万恶之首 戒之在淫 绘图玉蜻蜓宝卷 上海惜阴书局印行 吴江陈润身署”。未著年代，估计应在清末。无作者名，也无序跋，也属坊间流行的一种翻印本。开首有一幅绣像画，画中有六个书中主要人物：孙(申)贵升、孙(申)大娘、志贞、沈君卿(钦)、芳兰、王定(廷)。其中四人的名字都跟书中文字部分不同，括号里是书中的写法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几个不同的字在苏州话里都同音。我们还注意到的是，苏州弹词《玉蜻蜓》中的这几个人名，前两个都姓金，后两个跟绣像相同。我们的理解是，这只是因为写作者文化不高，对文字选用不在意，读音差不多就行。全一册，分上下卷，每卷十八叶，共三十六叶，约3.6万字。

在内容方面，跟同时期弹词《玉蜻蜓》相比，基本情节虽大体相同，但有显著差别。总的来说，故事情节比弹词简单。弹词除了申贵升这条主线外，还有一条沈君卿的副线，这条线也有一些曲折故事：沈君卿为寻访申贵升离家，沈的兄长为争家产，迫害沈妻以致几乎死去，幸得张氏救至金家，书童沈方被迫逃走。沈后得任浙江巡抚，荣归故里。宝卷中的沈君钦只是一个配角，没有自己的故事。弹词故事的后半部内容更是丰富，比宝卷多的内容还有：初生的元宰先被豆腐店老板朱小溪捡得，但因家遭大火，被迫将元宰卖给苏州知府徐上珍(本书叫徐国安)；张氏为找丈夫，怒打沈家；金、徐两家争夺元宰。贵升的书童文宣(宝卷叫文旦)逃出去后，在边关立功做官，回来后与芳兰成婚。

从上述可知，弹词与宝卷的人物名字也多有不同。

还有一点。本书主角申贵升之子元宰，传说就是明万历年间大学士申时行，在苏州明清两代都是大族，弹词艺人演唱《玉蜻蜓》怕得罪申家，故改姓为金。但是，宝卷却没有更改，不知何故。

宣卷作为宣扬佛教教义的一种说唱形式，本书有较明显的宗教说教色彩。全书开头就有四句“果报不爽”的题词。全书似以“万恶淫为首”为主题，劝人戒淫。但故事最后还是慈悲为怀，没有对宣淫的人物以惩罚，并说申贵升、王志贞本是观音前善才、龙女转世，最后还是成正果返回西方。书中还有贵升死后托梦给妻子张氏等迷信情节。

本书有较多韵文，故事叙述文字多以韵文形式表现。文句较为拙劣，文学性差，可知作者的文学修养有限。这是大众文学的特征。宣卷的听众多是文化低的老年妇女，不需要有太好的艺术修养。在这里，撰写者、演唱者和听众三者是一致的。

跟同期同类版本相比，本书印得比较好，错误不很多。字体比较规范，不规范的字较少。

较多的错字是音同或形似而误写，就是通常说的“写白字”。

音同的字，有的是按普通话和方言都同音，如将“已”写成“以”。较有价值的是普通话不同音的字。从这些字中，可以看出某些方言面貌。书中没有明确的方言信息，但从这些“白字”看，绝大多数在苏州话中都同音。如把“会”写成“为”、“自”写成“是”、“占”

写成“转”、“者”写成“哉”、“哉”写成“者”等，正是苏州人能读懂这些“白字”。

本书口语性较强，方言特有的词语较多。如“家主婆”(老婆)、“葛末”(那么)、“罗个”(哪个)，相当于“这”或“那”、结构助词“的”、句末助词“的”的“葛”或“个”等，这些词语都跟现代苏州话相同。但也有个别例外，“佢”(你)不知怎么念，不能确知跟哪里的方言相同，“伊”(他)跟上海一带方言相同。

因为本书错讹不多，校勘工作不太复杂。下面简单列出校勘的主要体例。

原书用字比较规范，都是旧时的规范用字，只有少数例外，有的字今天被采用为简体字，但当初应属社会流行的俗体，如“云”(当时应为“雲”)、“并”(当时应为“並”)。

不管原书是什么字体，电脑录入时一律跟原书字体一致。只有一个字，写得太古怪，电脑无法处理，改用规范字体代替，以加粗楷体显示，并加脚注。

凡是错字，都在括号里写出正确的字，包括音同、音近、形似的错误。旧时的异体字也适当注明，如“仝(同)”。

错字如按普通话跟正字读音同的，如“禮(理)”，不加注释；方言音同的，另加脚注。如上例“这、只”等。

方言词语也加脚注。

校勘者增加的文字，一律用现代规范简体字。

原文有句读圈点，录入本的标点基本按原圈点，只是改为现代标点符号。

汪 平
2010年9月6日